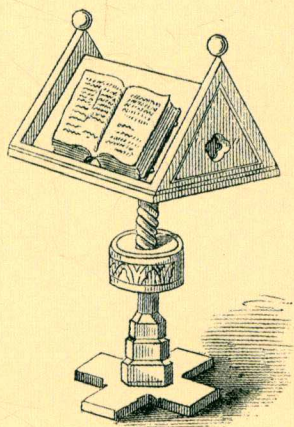


青年学者文库

俄罗斯学界视野中的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неогумбольдтианства
в поле зрения научного круга России

张如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首都师范大学“人才强校计划”资助项目
青年学者文库

俄罗斯学界视野中的新洪堡特 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неогумбольдтианства
в поле зрения научного круга России

张如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学界视野中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张如奎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56-1233-6

I. ①俄… II. ①张…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1588 号

青年学者文库

ELUOSI XUEJIE SHIYEZHONG DE XINHONGBAOTE
YUYAN ZHEXUE SIXIANG YANJIU

俄罗斯学界视野中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张如奎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38 千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言

19 世纪是语言学研究开始转向科学化的时代，同时也为 20 世纪现代语言学登上历史舞台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准备。我们认为，语言学研究关于语言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乔姆斯基人类心智探究以及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研究上，还应该再追溯到洪堡特，乃至以著名德国语言哲学家魏斯格贝尔(Й. Л. Вайсгербер 1899—1985)所代表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Лингвофилософ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неогумбольдтианства)，甚至更早到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只有这样，关于语言本质的追问才能更彻底，语言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才能更清晰。

本书所论述的主题是对俄罗斯科学视野下新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做一较为详尽的阐述和评介，介绍这一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及依据，特别是对新洪堡特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魏斯格贝尔语言世界创造观进行解析与评述。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对魏氏的母语观、语言机体观、语言能量观、语言内部形式论、语言中间世界论、语言世界图景论和语言科学世界图景等核心观点分别进行了梳理与诠释，除理论介绍外，每部分中还试图归纳出一定的理论见解，并提出存在的问题。这里将俄罗斯语言学界对相关理论的分析阐释，即对俄罗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影响作为评述重点。我们知道，在俄罗斯语言研究历史长河中，出现一批洪堡特语言理论的坚定的继承者和研究者，这包括斯列兹涅夫斯基(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波杰布尼亚(А. А. Потебня)，鲍杜恩·德·库尔德内(И. А. Бодуэн дэ Курденэ)，施佩特(Г. Г. Шпет)，拉米什维利(Г. В. Рамишвили)，拉德钦柯(О. А. Радченко)等等。现代许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学者们公认的一点是，这方面的研究是一种基础的、重要的语言学研究方向，而且已具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从国内对此相关研究状况看

尚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提升。

本书关注的中心是魏斯格贝尔语言应用领域中的三位一体说，即语言描写与语言教学，语言是历史的共同创造者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笔者将以此为线索来研究魏斯格贝尔在1938年就归纳提出的这三个范畴概念，借以展示语言的能量说(энергейя)和母语效能说(действенная сила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这其中我们发现，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一系列相关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首先，任何一种母语都是对世界语言创造力的展示，因为母语集中体现了由存在向精神实质的转变，这也是语言学应该研究的首要功能。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语言应该具有哪些功能，才能够使周围世界转化从而为人类所认知；其次，每一种母语都是一股强大的历史推动力，这不仅体现在包括整个历史史实细节在内，其每一个进程都是语言的运用，而且语言还能够全面和不间断地影响该语言所在的共同体(язык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语言对该语言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内部历史进程发展所起的作用；再次，每一种母语都具有一种文化承载力，这种力量只要在空间和应用上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能为不同文化形式的创作提供更为卓越的世界观。我们最终需要关注的是语言的文化能力，认识到语言世界观(языковое мирозидание)对所有社会行为形式的影响都与语言的使用相关。

关于语言的中间世界(язык как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мир)理论洪堡特曾说过，语言不仅仅是作为相互间的理解而使用的交流思想的方法，而是一个精神通过自身内部力量而在自身与客观事物间建立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当我们内心中真的出现那种感觉时，那么心灵就会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我们就会从语言中获取更多有益的东西，同时也会向语言中注入更多的东西。作为新洪堡特语言理论代表人物魏斯格贝尔将语言概念视作中间世界概念。他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所经历的周围现实世界与人类具有认识现实世界的创造力这两个因素之间，语言无疑是一个精神中间世界，在这里，三巨头相互作用，聚合在一起相互间不断渗透，并在持续相互作用进程中重新界定了上述三个领域，同时与该语言特殊的思维方式和视野相吻合。魏斯格贝尔在《母语和精神世界的形成》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中间世界观点和相关术语。他把自己对语言作用的理解又做了这样的解释：“这样，每一个人在自己无法意识到的，只有借助语言规律的学习过程中来获取一些语言的生存空间，并在其中建立起一个语言群体思维世界上的精神中间世界，这个中间世界依靠自身的理解和解构而涵盖人类与感知和精神世界现象之间所能意识到的、成熟的相互关系基础。”针对上述理论观点，魏斯

格贝尔分别依据星辰世界、人—周围生物界、方言、血亲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

关于语言内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языка)理论,新洪堡特主义者们引用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先驱波茨格(W. Porzig)对此的定义,即对语言内部形式的最初理解是:即某一语言共同体特殊统觉形式与语言外部形式相互关系的总和,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自我的客观规律,其中包括该语言的词源进化过程。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语言共同体成员而言,内部形式作为其母语的内在原则,一个不断成熟的、能够理解他人并形成可以理解接受的语言反射。尽管语言内部形式被认定为具体语言的特殊概念体系,作为新洪堡特理论代表魏斯格贝尔始终没有发现自己陷于不可知论的原因,并且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疑惑也只是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发现,某一语言内部形式清晰地体现在一种方式之中,即如何将从属和等等的某些高一级概念结合起来,这些关系是如何体现在词语的外部形式中。同时,因为任何一种概念的形成都需要不断地总结和概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魏斯格贝尔推断,在任一语言中,只能存在形成这些概念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有必要坚持不懈地研究各种语言,探究每一种语言中的清晰的世界“划分”是如何界定的。魏斯格贝尔将此部分作为新的内容补充到比较语言学当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洪堡特希望的那样,不放过语言明确的特色,而是将其作为语言内部形式的第二个基础成分,即具体语言中的句法关系的特点。因此,本选题认为,研究具体语言的内部形式就是研究语言清晰的结构和句法组合的能力,这可以作为对使用这些语言进行思考和言说并基于这些语言使用者智力活动所创造出的全部内容予以评判的钥匙。

关于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这一概念,魏斯格贝尔最早给出的解释之一仍是基于对这一现象静态的理解,也是当时德语语言学在这方面固有的传统理论,但是他从此也开始了对这个术语的研究,它被理解为所有目前存在于语言群体内的知识、概念和思维形式、信仰和评价方面的宝贵财富,所以语言世界图景的变化发展特点对他来说是不太清晰的定义。魏斯格贝尔认为,世界图景的主要特点是对语言的理解,是将语言理解为人类对周围世界进行知识改造的特殊平台,并且运用某一具体语言从根本上来阐明这种改造结果的独特性。魏斯格贝尔深信不疑的是,自然界为一种语言的世界图景创建了主要的物质基础:土壤、地理条件,具体包括气候、动植物世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思想的环境。它们向人类提供的首先是在语言中扩展和思考的物质领域。同时,自然界不仅

体现在语言中，而且在语言中获得特殊的概念，其性质是诸如分类标准的选择等，是依靠人的创造力来决定的。因此，魏斯格贝尔没有重新评述自然因素在某一语言共同体世界图景形成上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这些自然因素可以向我们解释某一语言组成的细节，而不是语言的形成原则，也不会直接规定转换的语言方式，但这也把人类在其中的参与活动推到相当高的水准上，并以此我们把人看做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研究世界图景形成过程中，魏斯格贝尔认为，作为主要支撑点的历史事件也同样如此，但不是语言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此外，根据魏斯格贝尔的观点，语言的意义是否能够作为任何历史性的先决条件，这种论点未被充分认识。

相对于我们国家语言学界，洪堡特语言学以及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理论一直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视野关注的重要理论之一。本书除了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对相关理论做阐述和分析外，更主要的是依据俄罗斯民族以及俄语的特点并针对俄罗斯语言哲学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特点，结合俄罗斯语言学界著名的学者对洪堡特及新洪堡特理论研究成果分析，从中提出一定有关俄罗斯语言哲学语言与思维关系，语言民族观，语言世界图景的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上述理论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对我国目前语言学界汉语研究中存在相关问题的所产生的影响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一定存在不少尚需进一步探讨和完善之处，作者旨在抛砖引玉，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目 录

序 言	(001)
绪 论	(001)
0.1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溯源——洪堡特语言哲学	(001)
0.1.1 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观点概述	(001)
0.1.2 新洪堡特语言理论学派产生背景和发展历史概述	(006)
0.2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008)
0.2.1 加深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理论历史渊源的理解	(008)
0.2.2 增强语言研究者的人文主义精神，解决哲学层面	(008)
0.2.3 探讨开创具有中国人文主义元素的语言学研究道路	(009)
0.3 理论研究方法和结构	(011)
第一章 俄罗斯语言哲学研究历史中的洪堡特语言学理论	(014)
1.1 俄罗斯语言哲学的起源和发展概述	(014)
1.1.1 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形成	(015)
1.1.2 俄罗斯语言哲学的发展	(018)
1.2 洪堡特语言学理论在俄罗斯学界的研究历史	(023)
1.2.1 19世纪中期什维廖夫对洪堡特语言理论的早期研究	(025)
1.2.2 布基洛维奇与鲍杜恩·德·库尔德内对洪堡特语言	(027)
1.2.3 波杰布尼亚对洪堡特语言理论的早期研究	(028)
1.2.4 洪堡特语言学理论与施佩特及其《语言内部形式》	(031)

第二章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发展基础及其语言本质观	(033)
2.1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及研究发展历史	(033)
2.1.1 魏斯格贝尔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概述	(034)
2.1.2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的研究对象与主要的理论脉络问题	(038)
2.1.3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理论的研究宗旨	(040)
2.2 魏斯格贝尔所代表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基本观点	(042)
2.2.1 魏斯格贝尔的母语观研究	(042)
2.2.2 语言机体的本质	(049)
2.2.3 语言的“能量”观	(053)
2.2.4 语言的现实力量	(055)
2.2.5 语言的潜能	(057)
第三章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中的语言中间世界论	(059)
3.1 语言中间世界论研究概述	(059)
3.2 新洪堡特主义理论关于中间世界的哲学分析	(059)
3.3 魏斯格贝尔的中间世界论	(062)
3.3.1 语言作为中间世界的主要特点	(063)
3.3.2 语言作为中间世界的论断依据	(065)
第四章 俄罗斯语言学界中的新洪堡特语言世界图景论	(070)
4.1 “世界图景”和“语言世界图景”问题	(070)
4.2 魏斯格贝尔的“世界图景”和“语言世界图景”论	(074)
4.3 魏斯格贝尔“语言世界图景”与“科学世界图景”论	(080)
第五章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语言的内部形式论	(087)
5.1 洪堡特语言内部形式理论的提出	(087)
5.2 语言形式和内部形式问题	(088)
5.3 语言内部形式问题的哲学分析	(090)
5.4 魏斯格贝尔的语言内部形式理论	(094)
5.5 俄罗斯学界语言内部形式理论的研究	(097)
结 语	(101)
参考文献	(107)

绪 论

0.1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溯源——洪堡特语言哲学

0.1.1 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观点概述

语言学是一门在科学思维体系下研究人类认知的学科，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与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即通过自然界来诠释语言学研究对象。语言是人类完成抽象的广义思维以及提高人类自身理性认知水平所需的一个必要条件。任何哲学发展趋势都会影响语言学的发展。这就是语言学史中体现出的著名“哲学的语言化”与“语言学的哲学化”论断。每一位语言学家在对语言的研究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自己对哲学，对事物存在和认知规律清晰观念的感悟。威廉·冯·洪堡特(1767—1835)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他被公认为是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对于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和人文主义者来说，他的研究兴趣范围除了语言和语言学以外，还涵盖了哲学、文学理论、古典语言学(古文学)、艺术理论、国家政治学等等。他曾经作为一名外交官，参加过欧洲议会，可称得上是一名资深的政治家。凭借他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显贵出身以及丰厚的家庭资产使他有机会结交当时的王室贵族和著名的政治人物，还有许多科学家、作家和诗人，其中包括歌德和席勒，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洪堡特的人文主义思想，涵盖了人的个性和全人类整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他把这种理念完全融入到自己实际学术研究活动中。他创建了柏林

大学，现在该所大学仍以洪堡特兄弟的名字来命名。著名的语言学家德里布柳克(Б. Дельбрюк)称洪堡特为伟大的学者和公民，他对洪堡特这样评述道：“他(洪堡特)对真理崇高无私的热爱，始终对最高思想目标不懈追求的执著，以及他推崇的不因小而失大和不因大而失小的研究方式，包括他提出的全方位的教育理念和崇高的人文精神等诸多著名的观念都时刻影响着那些洪堡特理论的研究者，并且，在我看来，这种影响将逐渐推及到那些对洪堡特理论尚不清晰的人”(Б. Дельбрюк 1904: 321)。

威廉·冯·洪堡特是首位将语言活动规律作为自己概念系统的基础研究的语言学家。他认为，语言不应该被看做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创造过程。洪堡特是早期在语言学史上论证了语言具有系统性特点的语言学家之一。洪堡特始终认为：在语言中没有任何的语言成分是独立存在的，语言中的每个元素都只是语言整体中的一部分。他相信，通过语言可以“洞察到世界的更高层次和最深程度的区域及整个世界的多样性。他思考并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比较形式。洪堡特强调，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者们所面临的任務应该是：确立对语言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深入探究语言的起源和语言所起作用的广泛性”(А. Потебня 1993: 35)。在语言起源问题上，洪堡特在继赫尔德(J. G. Herder)之后依据传统的观点与哲学理解的差异性，将其转入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之中，即非时间因素的平面上来。他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语言产生的外部因素，而是更多关注于语言的内部因素，即语言不能仅仅作为人的唯一自然天赋，倾向于集中关注语言的本质特点。洪堡特在自己的理论中，找到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应有的平衡结合点。洪堡特的语言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而面临的任務是需要克服不同学科的一体化现象(интеграция)。然而，根据拉米什维利(Г. В. Рамишвили)提出的观点，一体化的现象不应该被理解为通常意义的哲学、语言学简单结合为所谓的语言哲学，以此类似的还有诸如法律哲学，宗教哲学或物理哲学等等，因为语言研究的不是人类活动的某一部分，而是在其原始意义上的整个世界，所以研究语言与哲学的联系更为有限，与其他具体研究人类各个不同活动领域的学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的(Рамишвили 1978: 97)。

洪堡特作为德国19世纪的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在周游世界的旅行中做了大量广泛调查工作，收集了大量的西欧、东亚和美洲语言资料，突破了当时一般欧洲语言学家的狭隘的印欧语视野，为深入探究人类语言与人类精神发展的奥秘提供了广博而深厚的基础。然而面对丰富的语言资料，洪堡特本人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语言学者那样仅仅局限于寻找语音对应规律

和探求词源问题，而是更多地关注于人类各种语言结构特征的分析比较，探讨有关语言、民族的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各因素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以此得出正确的和重要的结论。洪堡特正是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从语言哲学、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和存在形式、语言的类型、语言与思维的活动机制、语言与民族文化心理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因此建立了一个以统一的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区别于研究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的“普通语言学”。这样一个独树一帜的系统性的学术体系及其研究方法，使洪堡特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奠定了他作为普通语言学创始人的地位。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这是洪堡特对语言属性的一个基本界定。这一界定首先强调了语言具有活动性。他首先提出，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过程。语言中僵化的静态形式必须在人们的心灵思想中不断地被重新创造。要想真正地把握语言的存在，就应到人们使用语言和理解语言的实践过程中去把握。他这一论断精确地肯定了语言的创造性。语言在本质上不是某种“产品”，而是指人讲说理解话语的言语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作为前者，语言只是某种生理和物理现象。作为后者，语言是人类心智的主要机制，语言活动是一种创造能力。洪堡特一直主张，语言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一种基本特征，同时又使说话人能够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正如上文所述，在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中，威廉·冯·洪堡特是独树一帜的人物。用姚小平先生的话说，洪堡特这个名字分属若干个学科领域。他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家；能干老练的外交家；学者型的社会活动家；追求完美人性的教育改革家，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新型大学的创始人；希勒和歌德思想的继承者，德国古典主义代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从事过“人的研究”的人类学家；更是伟大的语言理论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者（姚小平 1999）。洪堡特当年提出的许多概念、理论成为后世语言学家的思想源泉和“巨人的肩膀”，他所探讨的问题有的甚至于今天仍是人们谈论的热点。第一个继承发扬了洪堡特语言学说的知名语言学家是施坦塔尔（H. Steinthal），他是语言学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甚至提出要把语言学改建为“民族心理学”。乔姆斯基更是高举洪堡特思想的旗帜。洪堡特有关“语言的创造性”特征的论述成为乔姆斯基转化生成语法的重要依据；“内部言语结构”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深表层结构”的原型；他认为语言能力是说某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语言的内在认识，而语言运用则是它具体使用

语言的行动。在一般情况下，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并不是相互符合的，语言运用并非语言能力的直接反映。乔姆斯基说，他的语言理论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有一定联系，索绪尔是区别语言与言语的关系，而他是区别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关系。但是他认为必须否定索绪尔的下述观点：语言是意义和声音的网络。他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创造过程，他特别强调了语言的创造性。

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承认经验在人类掌握语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他认为经验不能单独起作用。经验只具有激发天赋语言能力的功能。在人类天赋语言能力问题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可以相通的：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认为精神具有天赋的结构和原理。但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他毋宁相信理性主义的假设。虽然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人类有一定的禀赋，但是为了满意地说明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以及对其他各种事物的认识，乔姆斯基认为，必须假定人类具有一种比经验主义者所承认的简单禀赋丰富得多的天赋能力，这种能力具有十分复杂的性质；只有根据这个假设，人们才能够说明为什么许多人尽管只有少许经验，而却能获得基本上一致的认识；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这种认识论的“天赋原理”。这个天赋假设认为：人类所共有的精神能力之一是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对理性主义学说起到了两个基本作用：它提供了一个对语言材料进行初步分析所需的感觉系统以及一个很精细的确定某一种语法的图示。这两个基本作用同时也是精神能力的具体体现。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乔姆斯基的“天赋说”与洪氏的“语言能力”一脉相承。

深受当时德国“唯精神”哲学的影响，洪堡特明确指出，语言探讨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精神才是真正起着制约作用的力量，即主张精神(思维)决定语言。他进而把语言置于具体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提出了“语言世界观(языковое мирозрение)”的概念，即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世界观。从广义上讲，语言世界观被视作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探讨语言在形成世界观中的作用。

洪堡特的这种观点被萨丕尔(E. Sapir)和沃尔夫(B. L. Whorf)所继承，逐步演变发展为语言学史上著名的“语言相对论”或“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这一理论观点充分体现他们自己对语言、思维、文化的观点它包括语言的相对论和语言的决定论两个内容。其原著中有关语言相对论内容阐述如下：“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模式或形式。这些形式构成了语言的一个方面，即‘语法’。而这里所讨论的‘语法’内涵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学校教科书中所学的语言内容。我们所说的‘语言相对论

原则’就是由此而引出的。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不同的语法的人，会由于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世界的行为，对类似的外在的观察行为也就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而言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B. Worf, 1940b: 220—232）。而“语言决定论”的精髓体现在下文中：“我们按照自己本民族语所规定的方式对自然进行分割——我们对自然进行分割，用概念将其组织起来，并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意义。这种切分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契约：我们所在的语言共同体约定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并将它编码固定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中，当然这种语言是隐形的，并无明文规定，但其条款却有着绝对的约束力；如果我们不遵循契约所规定的编排方式和分类方式，就根本无法开口讲话”（B. Worf 1940a: 207—219）。简单地说，沃尔夫把自己的思想概括如下：“任何人在描述世界时都不可能绝对公正，而总是受到某种解释世界的方法的羁绊——世界的观察者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都不可能得出同样的画卷——除非他们所操的语言是相似的，或者他们语言之间是可以相互协调的”（B. Worf 1940a: 214）。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具有深厚的欧洲渊源，在英美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理论强调语言对思维的反作用，认为语言决定思维的性质和类型，思维过程是语法的一部分，随民族语言的不同而各不相同。简单分析其要义主要有两点：一是语言决定思想和思维方式；二是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沃尔夫进而以“语言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提出了对比语言学的构想。现在对比语言学已经繁荣地发展起来，不同语言结构各个层次上的对比，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对比，语言差异对外语学习的影响等都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

作为新洪堡特理论学派之一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不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对象。我们在这里所集中关注的是欧洲大陆对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欧洲大陆本土语言世界观的观点被以魏斯格贝尔所代表的另外一种“新洪堡特主义”（неогумбольдтианство）理论研究者继承并发扬，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языка）”概念和“语言中间世界（язык как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й мирка）”等理论，从而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语言人文主义传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普通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在本书中主要研究探讨的对象论题即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即由此展开。

民族、语言和精神在洪堡特的眼中是同构的，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洪堡特解释了语言的双层涵义，一指人类

语言，二指具体的民族语言。两者相互联系，是一般与个别或本质与现象的关系。索绪尔是否直接受到洪堡特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可两位语言大师对语言问题的一些看法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虽然洪堡特以“哲学思辨”而闻名，而索绪尔以“二分法”见长，但两者都承认语言的系统性；都对语言和言语加以区分；都对语言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动态与静态特性进行了论述；关于语言与思维，洪氏有语言世界观，索氏则认为语言、声音和思维同质同构(谢少万 2008, 2: 152)。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洪堡特的语言哲学的目标就是通过对各民族语言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研究，达到对人类普遍语言的揭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人类语言的共同本质。而其终极目标也是要通过研究语言去揭示人类精神的奥秘从而达到完整的人类知识，并以此建立起一种“人性学说”或“人类的宇宙”的理论。其语言哲学思想历久弥新，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0.1.2 新洪堡特语言理论学派产生背景和发展历史概述

总结 20 世纪语言学发展成就，是世纪交替时期语言学科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界出现了许多有关语言学历史发展的科学著述，组织召开许多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意义还应该在于通过语言研究者们努力，语言学在目前自身范围内，已经克服了以往出现的对映互斥(энантиодромия)现象，排除了以往在评价国外语言学观念标准上的思想意识约束。语言学史的研究者们需要做大量的针对性考证工作，建立一个更为可观的概念图景，这似乎对当今语言学发展方向同样尤为重要。

在这一背景下，涉及思想意识批判领域，我们所做的研究工作同样还试图解析并洞察一个颇为深奥的、尚未被我们理解或未被完全理解的海市蜃楼般的秘密，这就是曾经影响我们而且还在影响我们的欧洲语言哲学最重要流派之一，即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理论。对这一思想理论追本溯源，我们认为具体是指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德国出现的语言哲学中的一个流派，其主要研究任务是更多地关注洪堡特遗留下的精神财富，特别是探讨某一语言共同体(языков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所掌握的具体语言作为认识世界唯一途径的问题。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者们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语言阐述形式，首先是基于对语言世界图景(языковая картина мира)的诠释，揭示建立这种世界图景即语言世界创造观(языковое мирозидание)的过程特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者们不仅集中于语言实践层面的研究，而且从根本上分析了新的民族思想的哲

学理论基础,进一步论述了语言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认识世界的唯一媒介,语言共同体是任何语言存在的重要社会因素。

这里,我们拟将新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产生及发展的进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者。但是他们所进行的研究大多是分散的,各自独立的。虽然他们对语言的认知功用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是尚未形成一定的理论学派,也没有正式的有组织的语言研究团体。早期研究新洪堡特理论的主要有:魏斯格贝尔(Й. Л. Вайсгербер),特里尔(Й. Трир),波茨格(В. Порциг),易普森(Г. Ипсен),根捷尔特(Х. Гюнтерт),施特罗(Ф. Штро),施密特-罗尔(Г. Шмидт-Рор),布林克曼(Х. Бринкманн),施密特(А. Шмитт)等。当时哲学家中卡西尔(Э. Кассирер),尤凯尔(Х. Юнкер),费尔坎特(А. Феркандт)等均被认为是新洪堡特理论学派的研究者。

第二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继第一阶段之后出现的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对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当中有,季佩尔(Х. Гиппер),布赫曼(О. Бухман),克诺布洛赫(Й. Кноблех)。格林茨(Х. Глинц),哈尔特曼(П. Хартманн),埃尔佩恩(Й. Эрбен),除此以外,“语言和社会”(Язык и сообщество)小组成员也一度加入其中。这些人后来因在哲学和相关实际问题上与新洪堡特研究者的观点出现分歧而相继脱离。当时的德国形成了两个新洪堡特理论研究中心:一个是波恩学派,该中心以魏斯格贝尔为代表,主要基于对语言内容的语法范畴即内容相关语法的研究。另一个是慕尼黑学派,以特里尔为代表,主要研究语义场和词源学理论。

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德国出现了对新洪堡特观点尖锐批判阶段,随之出现了第三代新洪堡特理论研究者:魏斯格贝尔,施密特,赫佩尔曼及许多曾经代表两个新洪堡特研究中心的学者。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前苏联拉米什维利和拉德琴柯在内的一大批当代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研究者所作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纵观1920—1990年这一时期,是新洪堡特理论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主要是得益于诸多的德国本土及国际上包括俄罗斯等国家的日耳曼学、语言哲学及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努力。这一时期研究工作所关注的有两点:首先,研究者们依据50年代初期在德国语言学界流行的新洪堡特哲学理论特别是与政治观念有关的所有假说和推

断,对新洪堡特主义研究者的活动的进行重新评价。其次,新洪堡特主义研究者的活动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对20世纪下半叶日耳曼研究学说在东欧包括俄罗斯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0.2 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0.2.1 加深对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理论历史渊源的理解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其产生的时空渊源,具有其特殊的历史继承性与延续性。如果只是个别零散地偏重某种理论,那么就难以对该领域的整个体系的建构有全面的客观的了解,有时甚至会产生困惑、乃至误解。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洪堡特语言哲学理论基础之上,在西方语言学史中就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性地位。该思想理论不仅对后世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成为现阶段人们理解后世理论的必要途径和手段。例如,二语和外语习得的研究中对“语言发展阶段论”的验证,如John. H. Schumann(1973)等人对西班牙人学习英语否定形式的阶段性研究。这个理论是由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施来歇尔提出的,而他的提出却是建立在洪堡特语言类型学——即将世界语言分为孤立型、黏着型和屈折型三类,而这三类又处于由低至高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除此以外,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中关于语言是不同民族世界创造观与母语论观点紧密相关。如果我们知道了其理论来源,就会更好地理解其本身的要义。

0.2.2 增强语言研究者的人文主义精神,解决哲学层面提出的问题

在语言人文主义复苏,语言哲学得到高度重视的今天,作为对人文主义者和语言哲学家的洪堡特延续继成的新洪堡特语言哲学思想无疑对当今的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但其精神则有着深广的渊源。西方与“人文”相关涉的词有“Humanism”(人文主义)、“Humanity”(人性)、“Humanities”(人文学科)等,英文的“Humanities”直接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的希腊文词源是“paideia”,其意思为“美优之艺的教育与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liberal arts)。热切地渴望和追求这一切的人们,具有最高的人